

扬布拉德一家

当代外国文学

约翰·基伦斯 著



扬布拉德一家

上

〔美〕约翰·基伦斯著

张友松译

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扬布拉德一家

下

〔美〕约翰·基伦斯著

张友松译

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John O. Killens
Youngblood
Cardinal Giant edition, 1955.

Cardinal Giant edition

扬布拉德一家(共两册)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42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2 $\frac{3}{4}$ 插页4

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50,000

书号10208·9

定价1.70元

第 一 卷

当 初

主不是拯救过但以理吗？

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人都得救？

摘自一首黑人圣歌

〈主不是拯救过但以理吗？〉



第 一 章

萝莉·丽·巴克斯代尔随着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她这一生。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，一个寒冷的黑夜里，大约零点零一分，她在佐治亚州的提普金镇诞生了。全镇教堂的钟在响、手枪在放射、汽笛在呼啸^①的时候，这个新生的婴儿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可是她并没有哭多久。孩子的父亲从后面的走廊里神经紧张地走进来的时候，母亲向他微微一笑。年老的产婆说：“她准是个漂亮小姑娘。”母亲的母亲擦擦她的额角，说道：“哼——啊，主呀——。”孩子的母亲在床上躺着，露着笑容。父亲名叫代尔。他在妻子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，便到柜子里取出手枪来，走到后面的廊子里，向夜空放射，直到他的手指发酸，他那强壮的手发抖了才罢。一次又一次地装上了子弹。他本来指望着生个男孩，可是这倒没多大关系。这娃娃的确是长得怪可笑。颜色象糖萝卜那么红。那样子简直不知象个什么。

现在可得加倍卖劲儿干活了，代尔·巴克斯代尔啊。你自己没有得到过的机会，都得给她，尽管有这些白鬼子压在你头上，你也得争一口气。他满脸通红，连嗓子和肩膀都有些发胀。他一方面觉得软弱无力、一筹莫展、惶恐不安，一

^① 表示新年之夜的景象。

方面又觉得自己坚强有力、无所畏惧。汽笛还在呼啸、教堂的钟还在当唧当唧地响、手枪还在放射的时候，他举起枪来，砰、砰、砰地放了一阵。伟大的、全能的上帝啊，你打算给这个漂亮的小娃娃做什么安排？

时光一年又一年地飞驰过去了，这姑娘长得既漂亮，又强壮、健康，代尔和玛莎看着她都满心欢喜。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人家总是说——那孩子的确乖巧懂事，聪明伶俐，就象她妈妈一样。他们总是望着代尔说——你怎么也这样得意？她并不象你呀。简直和玛莎一模一样。代尔老是对他们说，哦，那倒是正好。

她才四岁，就在教堂里举行复活节礼拜的时候，背诵长段的经文，而且还不显得慌张。就在那时候，人们都说她将来准会成为一个教师。

她到八岁的时候，就长得象个美人，体态匀称而丰满，一双纤细的手相当秀气。于是大家又向代尔和玛莎说，上帝赐给了他们的小女儿一种天才，她天生是长于奏乐的，将来会成为一个大音乐家。代尔也很相信这种说法。在她九岁的生日那一天，他买下了一架半旧的，三、四成新的钢琴，还请了拉舍斯教授来教她音乐。她多么喜欢摸弄那些键盘啊。后来她就在教堂里举行演奏会，还给浸礼会的青年会和各式各样的团体演奏，大出风头。她那些灵巧的手指在键盘上来回移动的时候，能使你大笑，使你歌唱，还使你哭泣，使你叫嚷，使你的眼睛里充满了含羞的眼泪。

代尔对他的孩子们，萝莉和提穆，是很慈爱的，他拚命

干活，象牛马一般。人家老爱对他说——代尔·巴克斯代尔，你这样拚命苦干，实在是太傻了。你生来本是有头脑的，现在却好象是没脑筋了。你应该坐下来，稍歇一歇。现在的孩子们简直不值得做父母的为他们牺牲了，真的。长大了有点出息，就转脸不认你，准没错。

代尔总是回答说，那倒不要紧。我并不指望什么报答。只希望他们一辈子比我有出息就行了。得叫他们受教育。总得有点儿成就，别光给白人当牛马。那就是给我的最好的报答。他说的是真心话。

萝莉·丽·巴克斯代尔现在十一岁了，就在那天早晨，她那爱开玩笑的老外祖母在早餐的时候对她说：“小丫头，你眼看就要变成个大姑娘了，你这漂亮的小把戏，你呀！”那天晌午之前，她从镇上回来。在约翰逊全县，无论白人黑人，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，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。她满心欢喜，跳跳蹦蹦地从伍德莱巷走过；太阳照进巷子里，照在她的脸上、脖子上和肩膀上。她心里想着下星期日的钢琴独奏会，还想到九年级的那个长相漂亮、老是向她微笑的男孩子。她大约刚走过了那条巷子的一半，忽然看见一个瘦高个儿白人向她走过来，她完全没有在意；后来那个人一直走到她面前，趁她还没注意，就在大天白日一把抓住了她——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

“喂，快撒手！快放开我！”她拚命地挣扎着，从来没有冒过那么大的火，也没有吓成过那样，也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气力。她以绝望的神色向四周张望着——眼前什么人也

有，只有两只大野猫在垃圾箱上蹲着。

那是个穿得很讲究的中年白人，他的一双棕色的斜视眼睛由于酗酒有些发红。他一面使劲揪住她的屁股，一面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，怎么也不让她挣脱。她吓得要死，血往上涌，心都跳到嘴里来了。天哪！救救她吧！她踢着他的小腿，用膝盖撞他的下部，可是他始终不肯撒手。

“快放我走！”

他的手摸着了她那柔嫩的新近莫名其妙地发育起来的乳房，他使劲捏她的乳房，一直捏得她发痛。“来吧，你这黑婊子，你身上有点儿好货色，我是识货的。用不着老给自个儿留着嘛。”说着，便伸手扯她的裙子，摸他自己的裤裆口。

这时候她听见有人在说话。“他妈的，我看准没错——那准是个够味儿的小黑婊子。”

“她的确是漂亮。”

“放了她吧，希尔先生，你这不中用的老色鬼。”

他呼哧呼哧地直冲着她脸上、脖子上和耳朵上喷气，一股醉汉酒臭味。他把她的裙子撩起来，在她的大腿上撒了一泡尿！

她用指甲在他那瘦长的脸上往下抠，抠出血来，同时用牙齿咬他的胳膊，咬得很深，终于从他手里挣脱了。老天保佑，她总算逃脱了！

“他妈的，这个黑婊子真不是个好货！回来吧。别躲开我呀。”她听见一些穷白鬼子在大笑，直到她拐了个弯，才听不见了。

她一面跑，一面哭，朝回家的路上跑了很远——穿过白鬼区的中心，跨过铁路轨道，再穿过塔克场，才到了黑人区。她不再跑，也不再叫嚷了，斜靠着一棵常青树，望着那些散布在山谷里的小棚屋，可是她的眼睛却什么也没看见。

“怎么回事，萝莉·丽？”

“没什么，苏西小姐。我很好，谢谢你。”

她刚走到家门口，便挺直了身子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因为她不愿意让人知道，不愿意让任何人听到这桩事情。她悄悄地从房子的旁边绕过去，溜进那木棚里。她狠狠地盯着一把斧头。她应该砍掉那两条腿才好。一直齐肚子砍掉。一阵强烈的寒颤窜透她的两肩，顺着背部往下窜。她脱掉衣服，跨进一只装满了水的澡盆里；她抹上洗浴粉和硷质肥皂，从她那棕色的柔软身体上使劲刷净皮肤。她的大腿和小腿都象着火似地发烧。就是现在她光着身子，站在澡盆里，还一阵阵发抖。有一点她是拿定了主意的：她决不告诉别人。

那天傍晚以后，小鸡儿已渐渐安静下来，忽来的微风一阵阵地吹着；她坐在后面的走廊上，听着妈妈和姥姥谈话。她还是象平常一样，直盯着姥姥的那张嘴发愣。多半的话都是姥姥讲的。“你听听这儿的白人阔佬说的鬼话吧，亲爱的，他们硬说奴隶制度是一桩好事——还说那些主人心肠好呢。根本就没这回事。这话我不知给你们说过多少次了。当主人的要是心肠真好，就不会有奴隶——他就会把他们全都放掉。穷白鬼子常说当年林肯先生解放我们的时候，

奴隶们都哭了。我们的确是哭了，亲爱的。啊，主呀——我们哭了。那时候没有哪个黑人的眼睛是干的。我们高兴得哭起来了，还大嚷‘阿利路亚’^①。”她低下头来向萝莉·丽瞟了一眼，在摇椅上前后摇晃着，独自唱道：

终于自由了……

终于自由了……

多谢全能的上帝，

我终于自由了。^②

萝莉·丽听着姥姥的歌声，便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一大团银色的云彩托起来了似的，越升越高，老是绕着圈子上升，朝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月亮越升越高——姥姥停止了歌唱，发出她那短促的干笑声；她又低头望了望萝莉。“啊，主呀，宝贝孩子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并没得到自由啊。”于是萝莉·丽那天在小巷里的遭遇忽然又回到她的脑子里来了，她又想起了那个坏蛋白人和其他的一些事情。她的胸膛里憋得厉害，脸上发胀；她掉过头去——不愿意让人看到。

“怎么回事，宝贝孩子？”姥姥问她。

她开口想说，没什么，姥姥，可是她的声音哽住了，眼眶里充满了泪水，简直制止不住。怒火上升，全身热血沸腾起来。这时候她才说了实话，起初一点一滴地说，后来越说越急，愤怒地把憋住的话从胸膛里倾吐出来。

① “阿利路亚”是基督教徒赞美和感谢上帝的欢呼词。

② 这首歌是一八六三年美国总统林肯发布《解放黑奴宣言》之后产生的。

她的母亲眼睛里有一股可怜的、惊恐的神色，显出焦急和害怕的样子；她向女儿恳求说：“这事你可不能告诉你爸爸，千万别说呀，心肝宝贝。你要是给他说了，他就会跑去找他们吵闹，把命送掉，准没错！”

萝莉·丽抬头望着她那曾经生活在奴隶时代的外祖母；这位老太太坐在摇椅上，她绷紧那张满面皱纹的脸，用她那双深黑的、现在完全黑透了的眼睛望着落山的太阳。嘴里衔着玉米棒子做的烟斗，一面喷着烟，一面谈话。从从容容地谈着，那种沉着的态度是从仇恨、耻辱和奴隶生活中产生的战斗精神里养成的。“你别哭吧，孩子，”她用她那双粗糙而消瘦的手抚摸着萝莉·丽的肩膀，一面说道，“天哪，气疯了，当然喽，可是你千万别糟蹋一滴眼泪。老是哭，这一点儿好处也没有。”

她衔着烟斗喷了两次烟，几乎是闭着眼睛，仔细盯着那灰色的烟圈。“一向就是这样，宝贝孩子。啊，主呀，宝贝，他妈的——白鬼子随便糟蹋黑人女人，黑人男人却直到现在连一句抱怨的话都不敢说！”

萝莉·丽抬头向旁边望了望妈妈那双睁得很大的、可怜的、无可奈何的眼睛。妈妈——妈妈——妈妈！她又抬头望望姥姥，觉得这位老太太有一股力量传到她那年轻的身体上来了。她站起来，经过厨房，走进那间大房子里，再也不哭了。

一九一二年是个难熬的一年——苦上加苦，灾上加灾。就在那一年，白人到她家里来，把她的钢琴搬走了，姥姥破

口大骂。尽管妈妈整天到处乱转，走投无路地摇晃着脑袋，姥姥老对萝莉·丽说，别哭吧，宝贝；爸爸对谁都爱冒火，一直闹了一个多星期的脾气，反正钢琴是让人家搬走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萝莉·丽直想死，可是她又想活着，而且还是活下去了，因为活着总比死掉强一些。

那年夏天，萝莉·丽找到了工作，给拉德克利夫高地上的塔克太太帮忙，照看她那心爱的八岁小姑娘。那年夏天热得厉害，好象火烧似的，塔克太太的肚子鼓得很大，简直象一座房子似的。

“萝莉·丽——”

萝莉正在那漂亮的太厨房里喂那个白人孩子，也给自己弄点东西吃。那个别扭的白种老太婆这回要叫她干什么呢？这也叫萝莉·丽，那也叫萝莉·丽——

“你这死丫头呀，萝莉·丽——”

她听得见塔克太太下楼来，在过道里磨磨蹭蹭地走过。好吧，让她来就是了。萝莉·丽可不能一听到塔克太太随便叫一声，就在那道楼梯上跑上跑下，给我拿这个来，给我看着那个。

“萝莉·丽，你没听见我叫你吗？”

萝莉从食碟边抬起头来，瞪着眼睛直望着那个白人女人的脸，然后又硬着头皮，轻蔑地盯着她那圆鼓鼓的大肚子。塔克太太的脸色由白变红了。她从前本来是苗条而漂亮的，近来她的肚子往下垂，还往外突出得吓人；她那双眼睛周围长出了双道的大圈圈。

“没听见，您哪，莎拉太太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”

“你准是聋了。你得把耳朵洗干净才行。”

“是的，太太。”

那个白人女人转动着眼睛，把那间大厨房扫视了一周，将视线落在白种小姑娘身上，然后又扫视了一会儿，再回到萝莉·丽身上。“萝莉·丽，你要知道，贝奇，我是说瑞白佳，她就要是个了不起的大姑娘了。”她停了一会儿，歇一口气，等着萝莉表示同意，可是这姑娘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直愣愣地继续盯着塔克太太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萝莉·丽，你老叫她贝奇，似乎不大合适，她快长成一位年轻的小姐了。”白人女人轻咳着，清了清嗓子。

那灰色眼珠的小姑娘还在不停地吃着东西，萝莉·丽把眼睛向她望过去。“她还没长到那么大呢，莎拉太太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叫她瑞白佳小姐吗？你老象现在这样，叫她贝奇，总不大合适吧？”

“不，太太，我并不这样想。”

白人女人使劲叹了一口气，深深地呼吸着，她那肥大的肚子一鼓一收，活象一只睡觉的狗似的。她希望这个姑娘别跟她闹别扭。天气热得要命呢。“那是为什么，萝莉·丽？”

“她还没有我这么大呢。不知道我凭什么要叫她‘小姐’。”

“可是——可是——可是你是她的佣人哪。”

“她又不给我工钱。”

莎拉·塔克擦掉了额角上的汗。“哦，我和塔克先生昨天夜里商量过这桩事情，我们决定让你从现在起称呼我们漂亮的大姑娘瑞白佳小姐。就是这么回事，没什么道理可讲。”

萝莉·丽望着那懒懒散散的白人女人，又向别处望去，同时她的鼻子出了汗，突然歛动起来。“我讨厌你们这一套，”她嘟哝着向那女人说道。

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？”那女人一摇一摆地向她走过来。

“我说我讨厌你们这一套。我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要是以为我会把一个连尿都撒不好的白人小女孩叫做‘小姐’，那你就打错主意了。”她岔开腿站着，表示反抗。神色慌张而恼怒，象要拚命的样子。

莎拉太太揪住她的肩膀。“你就得叫她瑞白佳小姐，”她尖叫道，“你这大胆的小黑鬼！”这时候她揪着萝莉·丽的肩膀揉了揉她。

萝莉·丽摆脱了那个白人女人，可是那个女人却站在门口挡住她。萝莉·丽的声音颤抖起来了。“你可别推搡我，”她说道。“我妈妈都不这么对我呢。”

莎拉太太拿起靠墙的一把笤帚。“我来教训教训你。”她在萝莉·丽的鬓角上打了一下。“你就得管她叫瑞白佳小姐，我要告诉塔克先生……”

这姑娘往后一退。她浑身滚烫，直淌着汗。脑子里象有一架纺纱机似地嗡嗡乱响。“我讨厌你鼻子下边那个臭窟窿。你告诉塔克先生吧——你——你最好是叫塔克先生别

再拍我的屁股。我——我不小了，不能让他乱拍……”她什么都不顾了。那间宽大的漂亮厨房现在显得又小又闷气，萝莉需要一个宽敞的地方，好透透气。她四周有那个白人女人身上发出的一股熏人的汗臭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

莎拉太太喘了一口气，向萝莉·丽身边逼过去。“不许你这样乱说塔克先生的坏话！你好大的狗胆！”她狂怒地挥动着笤帚，把萝莉·丽逼到一个角落里。“大胆的小黑鬼！”咄——咄——在头上打——在腿上打——在肩膀上打——“大胆的小黑鬼！”

“大胆的小黑——”萝莉往笤帚底下一闪，闭上了眼睛，用拳头在莎拉太太的肚子上猛戳了一下。那白人女人大叫一声，倒在地板上，那灰色眼睛的女孩也张开她那漂亮的小嘴，失声叫嚷起来。萝莉跑出厨房，从过道里溜出去，走下前面的台阶，一直跑回家去了。

妈妈狠狠地揍了她一顿，因为她知道那个白人女人怀了孕，快生娃娃了，萝莉不该打她的肚子。她把萝莉带到木棚子里去，不让姥姥干涉。姥姥把门撞开了。在木棚子里和妈妈扭成一团，满屋乱转。

“别打这孩子！快住手，别打她！她没做错什么事情。她该把那个恶毒的老母狗揍死才对！”

那天夜里，姥姥把萝莉·丽叫到厨房里，单独和她在一起，其余的人都在前面的门廊里；她告诉萝莉说：“宝贝，你可千万别受他们的欺负——千万别让他们——跟他们干吧，宝贝——拚命跟他们干，寸步也不让；特别是对那些有